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

奏議

奏狀乞在私家聽候貶竄

正月三十日



臣近累次論列差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多日未蒙施行於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具劄子數奏更不敢逢朝并入諫院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今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疎愚之人濫膺選用敢憂身計務報國恩樞府誤用檢邪諫列豈宜緘默無所不至旭已冒禁不得其言臣當被黜今忠邪未判則去就決焉所蒙聖旨指揮臣只乞在私家待罪聽候貶竄伏望聖慈早賜宸斷臣早情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辨陳旭姦邪

二月四日

臣等近以陳旭姦邪不當任用為樞密副使累具論列不蒙施行遂各具奏聞謹歸私家待罪本月四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徐禹臣傳宣奉聖旨令臣等只今赴諫院供職者伏以佞臣未去慚言責之難居使者遽臨荷君恩之至重伏聆敷諭竊積愧誠然旭非姦邪則臣等當坐誣構之誅如旭實姦邪則檢人難處機衡之地仰祈睿聖終賜辨明臣等已畫時赴諫院供職訖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減舉人年限俾就廷試

二月十日

臣竊以國家遵古取士之法每下科詔其用舉人推息賜第者所以振恤淹滯惜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并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息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太半是未開間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一舉懸磨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艱阻不少今來舉數雖多及有踰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息澤四方孤寒深可憫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教特降指揮天下免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今來不預南省奏名者許減五十年之限俾就廷試而霑一命則寒儒無沉淪之



嗟聖朝廣搜揚之路亦忠厚之大端也

奏劄乞早除陳旭外任

三月二十一日

臣等昨以陳旭除授樞密院副使不當累具劄姦邪迹狀論奏不蒙施行臣等以諫諍未從難以安處遂各歸私家待罪伏奉聖旨差中使宣令臣等供職尋聞陳旭亦有章奏陳乞外任臣等伏料聖慈必察公議遂從其請而旭未嘗引咎唯務飾非巧文姦言移惑聖心憑藉浮辭聳警天下而復家居稱病苟延時日陽為退計以緩言者包羞冒耻殆不成人陛下信任大臣置在二府如此之輩將安用之伏望聖慈早賜指揮除旭外任所貴中外之人稍息讖議

奏疏乞速行退駕陳旭以解天下之惑

三月二十六日

臣等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熙帝載助正天綱况臣等職名諫官實有言責抱愛君之志則惟恐朝廷施政繆盭未躋三代之隆負憂國之心則惟懼朝廷任人乖失未繇衆正之路因不敢隱忠避死自困身謀偷合苟容上欺聖寄所以退嘗待罪而復起就職言已忤意而尚欲極論惟陛下察其至愚憐其盡節究極事理垂慈聽之則臣等生死幸甚臣等昨見差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讖議朝廷用人之失臣等尋具劄姦邪迹狀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慈過仁未



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  
公宰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宦官連姻之人處其任者  
豈非本兵之府職事機密外司邊要內總武臣不可  
使帷幄之內交通知聞陰窺人主起居密伺禁中動  
靜者耶今王世寧見充御藥居中處要密近左右陳  
旭素稱姦邪貪利忘義與王世寧是妻家姻戚居常  
往還而陛下開此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  
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為表裏臣等恐不唯今日稔養  
姦惡可慮非輕亦恐異時遂為本朝弊政著在方冊  
非所以垂永久示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譎萬計營  
構黨類陰進邪說力拒公論必謂若罷陳旭則是與

前日中外所傳因宦官進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玷  
聖政不若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嗟夫邪人之言榮惑  
天聽但務封殖姦邪行其私計不顧無穢朝綱虧損  
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別君子小人邪正之  
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智治國唯至  
誠可以化萬物王者不以言動人唯實行可以感群  
心陛下欲弭人疑而不徇公議則人疑愈深矣陛下  
恐玷聖政而堅留檢入則聖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  
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迹耶天下之人誰  
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耶天下之人誰  
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真宗三聖以來迨陛下臨御



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戚入兩府之人耶  
陛下外不去陳旭內不罷世寧以風憲之司繩糾之  
任為不足用以諫諍之臣獻替之言為不足聽以歷  
代重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人不可家喻而  
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疑公朝切議  
聖德者矣伏惟陛下濬哲聰明聖合堯舜輝光篤實  
性與天道在宥天下垂四十年鑒燭萬事幽隱必達  
難名之美甚盛之德際天接地巍巍無窮而猶兢兢  
庶政聽言納諫如恐不及此非下臣無知所敢擬議  
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馭下之際慎惜朝綱用人之  
方深存國體不輕歷代至重之名器不濫三聖至公

之成規不開姦人內外交通之弊政取疑四海貽譏  
後世速行退罷旭之柄用以解天下之惑則朝廷清  
明而聖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宜懇唯知事君  
之義當盡愚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以取罪戾而  
不敢避者亦臣等之職焉唯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惜  
朝廷體絕萬世弊則臣等生死幸甚

貼黃伏望聖慈將臣等此疏披覽數次再賜  
睿慮獨出聖斷或乞將臣等此疏面宣兩府  
臣僚皆問自來兩府大臣與內官御藥是親  
戚內外並據權要於朝綱國體便與不便昨  
陳旭進用之初即合明言御藥上世寧是親



感自來通家往還乞罷世寧以避嫌疑直至  
外議沸騰臺諫官各有論列彈奏方始分疎  
以此可見陳旭欺罔陛下論其情狀合置嚴  
誅豈可更令同與世寧內外並居權要上玷  
聖政下疑中外

奏劄乞以論陳旭章奏付外施行四月一日

臣等近於三月二十一日連署劄子及二十六日連  
署上疏各一通為論列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  
戚內外並據權要朝綱國體不便乞罷旭柄任竊聞  
並留中未賜施行伏緣臣等所論係朝廷機密事自  
太祖太宗真宗逮陛下臨御以來百有餘年未嘗進

用權要宦官親戚之人入兩府今來陛下開此一端  
不惟不可傳示後世臣等伏恐天下之人仰疑公朝  
竊議聖政實於威德所損不細况陳旭姦邪之雄士  
論疑畏伏望聖慈察此事體至大不以為尋常章奏  
早賜付外施行臣等無任納忠盡節激切之至

奏劄論陳旭乞閑慢州軍差遣四月一日

臣等昨以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恠駭議論喧  
沸累具論奏并歸私家待罪尋蒙陛下差內臣傳宣  
令臣赴諫院供職日久未蒙施行臣再與唐介王陶  
同具劄子及上疏共三道言旭事狀並未賜省納臣  
伏思諫諍之職實陛下耳目之任今耳聞朝廷任人



之失目擊樞府姦佞之進共顧避喑嘿自為身謀偷  
安苟容則罪不容誅矣迨今半年章十數上所惜者  
衆議所重者國體陛下乃以陳旭為不足去以天下  
公論為不足取以朝廷絕綱為不足惜以臺諫切至  
之言為不足聽使黑白雜糅汚潔混淆正佞一同忠  
邪不判臣尚且貪戀寵祿滿為諫官慚慚心願孤負  
任使陛下既不罷旭柄用又欲俾臣並立一全蒙垢  
包羞萬無此理臣愚伏望聖慈罷臣諫職黜臣遠方  
以弭人言以誠不職恭惟陛下天賦仁聖德侔覆載  
僅或尚寬罪矣未加誅竄即乞除臣東南不以遠近  
一閑慢州軍差遣宣風澤民亦足以副陛下求治之

意不勝幸甚臣無任祈天俟激切并營之至

奏狀論程戡縱夏國酋長入境乞罷職任十一月十日

臣竊見夏國每年進奉乾元節差使副各一員今歲  
改更舊例罷去副使而輒遣酋長二員入境之初其  
近州程戡畧無止遏昧於折衝致此西戎殊不畏懼  
輕窺中國寔長貪心帥臣如此非才朝廷將何倚賴  
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今戡當方面之重寄  
縱西人變使亦之常規生事啟姦竊懼未已臣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罷戡經畧職任別選有威名臣僚俾  
之鎮撫一以使邊方知勸一以令銀夏畏威

奏狀乞罷天下均稅四月十日



臣去歲為諸路均稅事嘗論奏其擾民不便至今未  
蒙施行竊聞衛州百姓動數百人詣闕陳訴為均稅  
官員將逐縣版簿上諸色欠闕詭名夏秋稅錢一併  
增起編戶舊額幾及大半之賦名為均平實則偏重  
千里嗟然殆無生意又曹州南華縣所差官員量方  
田多用小杖答掠百姓逮千餘人甚者至一二百杖  
子抑勒承認莫非威虐兼聞諸處例皆望風希旨冒  
賞貪功煩擾倍克農事疲廢已踰半年民有不勝愁  
苦至自經溝壑者恐非朝廷憂民恤農寧邦固本之  
意今不即早圖大懼因緣飢饉乘釁生事伏况邇來  
諸路雨澤愆亢麥苗枯槁當此之際人心靡寧臣愚  
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停罷天下均稅其見差去官員  
悉令追還以慰安元元

奏劄以論陳旭再乞知州軍差遣

臣處諫垣而職不修當言路而事無補徒舖啜自奉  
諸已將面目何施於人靡遑寧居日迫公議奪官逐  
外於分為甘臣昨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累具  
論奏不蒙省納退居待罪復令入朝章疏雖繁有如  
投石姦邪不動何異按山臣此月四日上殿再具劄  
子敷奏若陛下以陳旭之所為皆是以臣之所言悉  
非以陳旭為無過以臣為得不宜言之罪則願黜臣  
遠方以戒後來之喋喋者若陛下仁厚矜恕未賜誅



竄則乞除臣向南泌流不以遠近一知州軍差遣至  
今未蒙施行伏望聖慈早賜允臣所乞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奏劄乞留在正言王陶在院供職

四月二十五日

臣伏觀勅命差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此蓋朝廷以陶  
疾病乞補外任遂從其請緣陶在諫院供職未久又  
與臣等連署論列差除陳旭不當未蒙施行今陶乃  
因病得退外議未平以謂迹涉避事况陶今已痊安  
已赴朝請伏望聖慈且留陶在院供職

奏劄乞蘇制置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官

熙寧三年三月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

驚駭物論喧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  
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事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  
必罰敢慢者而王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  
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近制  
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罷  
辭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仕人之所欲彼不  
能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  
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愎如此上煩言者是所謂惡  
醉而飲酒也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  
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恠駭李常  
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戡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



於中書又與言上殿乞罷言職今日言公著范鎮俱  
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  
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體  
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  
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  
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嚮嚮  
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失罷其輕者小者變禮  
為福易於反掌爾

按本傳神道碑公時為參知事土  
介甫用事公屢斥其不便臨魏公  
上奏極論青苗法上語執收令罷之時介甫欲居求  
去云日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笑其出醫介甫出待  
之愈堅公大悔恨即上書乃罷去位四上章不許  
復五上章遂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表狀

知睦州到任謝上書  
二年正月十四日

臣某言伏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四  
日赴本任訖懇請在及奉命喜而與幸剖符鄉郡撫  
孤迹以為榮舊職仍存先廬許過臣某中謝臣首集  
賤士簪紱盛時常念踈愚踐風憲紀綱之地豈宜嗜  
嘿辜朝廷耳目之司害於政而必陳局於嫌而當避  
豈謂伏蒙皇帝陛下聖慈下察人欲俯從霽以天威  
未加伏錯之戮委之郡綬因令衣繡而歸况復吳分  
上游嚴陵古處佳山水以樂聖且見吏民以宣上恩  
敢忘夙夜之心誓答乾坤之造臣無任

謝恤刑詔書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進到勅書一道賜臣欵恤刑獄者臣已逐件施行訖隆暑在候嚴宸軫憂將期率上之瀕不使一物失所俯矜留繫仰戴明仁臣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如乾坤至仁若堯舜屬茲大夏念爾多方博愛無私遠下丁寧之詔得情勿喜俾知寬大之恩臣忝分千里之符親沐九天之澤省視囹圄之繫下無寃人布宣朝廷之文上取和氣臣無任

梓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嘉祐三年七月十七日

臣某言伏奉勅就差充梓州路轉運使已於今月十七日到任交割旬當訖乞郡還其魏未及期而報政

拜息入蜀誤令將節以宣風寵數固優煩言豈追臣某中謝伏念臣稟性曠拙逢辰昌明比由郎曹驟入臺選指茲救弊敢思身計以自容極口輸誠知有主恩而上報屬避嫌而惜體幸得請以便私鄉郡須條纓遂歸嚙之樂宸綸徒命俾持使者之權竊愧真頑特膺寄任遷託家於甬上即馳傳於潼中八千里舟車之勞敢辭艱險十四郡兵農之夥期盡綏調唯懼無堪之材尚貽不稱之刺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聽納謹論憫憐孤忠不遺風憲之遠臣使分漕輓之外計臣敢不始終一節夙夜乃心奉近詔督察之文識本朝澄清之意損無名暴橫之歛所以存遠人去不逞



猥墨之徒所以激汙俗民吏以戒邊疆以寧實將助  
風化之源豈獨取財賦之足少者中宸之賜用寬西  
顧之憂臣無任

益州路轉運使到任謝上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進奏院通到勅牒一道蒙恩就  
差臣權益州路轉運使已於二十三日到任訖領漕  
左潼僅能踰月移司西夏抵是隣邦寵命非常竊懷  
失次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緣寒士竊慕古人素非事  
業之長偶入風憲之選南臺二歲勉竭孤忠左測一  
麾慚無異蹟未幾被中宸之命誤令外計之權處  
署涪川不遑於煖席改轅蜀部忽拜於朝緡而况地

雄井絡之區古重蠶叢之國惟是輸將之寄宜求特  
傑之才均民賦庸贍國儲待部封違法者刺舉以正  
其罪言屬首心者薦揚以達于朝潔廉乎貪邪之風  
敦厚乎偷薄之俗至使戎獫威服兵民惠安以寬聖  
朝之憂以宣治主之澤豈伊愚品輒付重權惧清議  
之未平在頌言而為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堯仁  
智越舜聰明謂其草莽之賤激膏納菑蕘之議論俯  
憐孤外不使遐遺亟回乾造之恩俾易坤維之任臣  
敢不冰霜其操松柏乃心澄清必自於身先安有家  
為之顧職業已克於已任冀專國計之忠庶幾治行  
之成少答聖恩之賜臣無任



知度州到任謝上表 嘉祐六年十月三日

臣某言伏奉勅差知度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十三日到任訖六狀立朝日冀公議之迫以言得郡息出宸俞之優內有孤疎但深榮懼臣其中謝伏念臣愚不可進學無所長委位朝闈濫巾憲府獨謂君恩之足報孰知身計之為謀二澗守麾撫俗庶幾於樂職兩川將漕器誠幸免於瘵官豈圖帝檢之來俄有諫垣之召念拾遺補闕之寄非鉗口結舌之司若言行計從雖久次臣謂可也首備員承乏或驟遷臣實羞之懼失諍臣之風願為劇郡之請俯從私欲仰倚朝恩且處雖遠方而徯乃便道過家上家報章尚於哀

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激臣納忠之志實寒士逢時之盛獲諫官出守之榮自惟所得之已多尚虞不稱之貽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涵容光大仁聖聰明求治則所以思賢人好問未嘗深罪言者不棄芻蕘之賤俾分符竹之權惟茲贛川控彼南粵負販常為群盜不下一千餘人疆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里刑無虛日俗未嚮風臣敢不勤瘁公家謀惟夙夜須宣寬詔撫馭遠人勿煩南顧之憂少酬北闕之寄臣無任

守殿中侍御史 峯 田員外郎方任自代狀 至和元年八月



准先降勅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諸司  
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名自代者

臣伏覩新通判北京屯田員外郎方任操履端平才  
識通敏允所臨蒞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睦州壽昌縣令鄭諤狀 嘉祐二年二月一日  
又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覩本州壽昌縣令鄭諤為性純靜守官恪勤今  
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分水縣令江震狀 二月二日又  
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覩本州分水縣令江震能修官方甚得民譽今  
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述茶鹽董詔狀 嘉祐六年  
五月六日

臣伏覩三班奉職本州述茶鹽董詔公勤廉幹向當  
得事今保舉堪充汭邊繁難任使

舉睦州清酒務白昭明狀

臣伏覩右班殿直監本州在城清酒務白昭明臨蒞  
局務廉謹精幹今保舉堪充汭邊繁難任使其人元  
昭遜見任洪備庫副使

舉睦州兵馬都監魏寅狀 嘉祐六年  
二月十六日

臣伏覩左侍禁本州兵馬都監魏寅在城述檢魏寅奉  
公臧私所守不懈今保舉堪充汭邊任使

舉睦州團練推官姚甫狀

臣伏覩本州團練推官姚甫入幕四年備見廉幹今



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理參軍連希元狀

臣伏覩本州司理參軍連希元治獄盡心持平向正  
今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建德縣令周演狀

臣伏覩本州建德縣令周演勤勞縣道治迹有稱今  
保舉充京官親民任使

舉睦州司法參軍朱伯玉狀

臣伏覩本州司法參軍朱伯玉守法奉公久而益固  
今舉充縣令任使

奏伏乞將合轉官資回贈兄

臣昨任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該磨勘轉官  
為身故兄振於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其時更不投下  
磨勘文字兩次具狀陳奏乞將合轉官資回贈故兄  
振一命名目未蒙俞允間尋奉恩除授臣臺官後來  
更不敢再三煩浼朝廷近覩勅命今後京朝官磨勘  
更不令本官投下文字宜令審官院舉行本院一例  
告示供稱家狀去訖竊恐審官院不久申奏與臣轉  
官載念臣幼失怙恃生於孤寒若兄之視臣如父之  
親子歆報之德義均罔極况故兄本房並無子孫存  
在臣今再敢乞將合轉官資回贈故兄振一文資名  
目見澤伏望聖慈哀矜俯從人欲特賜指揮施行臣



無任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行右司諫舉尚書度支員外郎蘇案自代狀

五年八月三日

臣伏見尚書度支員外郎蘇案為性耿介處身清脩持平徇公為衆稱道凡所臨向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立與權充直講狀

臣勘會國子監直講王逢准勅差通判徐州伏見新

授福州閩縣主簿立與權有文學士行頃嘗伏闕

居建州數年鄉里生徒從學僅百餘人孜孜誨誘不

倦前後任充汀寧府并蘇州教授所至學者如歸今

其尚困州縣之職固窮守道未始隕穫臣今保舉堪

充國子監直講王逢滿關如經擢用後犯正入已

贖并不如所奉甘當同罪如賜俞允許今依錢藻孫

思恭例權入監供職待次充填所貴講授得人

舉禮賓副使李泰閣門祗候魏筌充將領狀

准宣節文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

二人充將領及行陣戰鬪使喚者

臣伏觀禮賓副使李泰勇敢負忠義閣門祗候魏筌

才敏有機畧臣今保舉並堪充將領及行陣戰鬪任

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舉六宅副使王訖充將領內殿崇班劉輔充行

陣戰鬪狀



臣伏觀六宅副使王訖謀智有聞今保舉堪充將領  
內殿崇班劉輔膽勇可尚今保舉堪充行陣戰鬪其  
王訖劉輔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

雜文

章真亭記

江右遐陬南康古郡水別二派來數百里貢源新樂  
章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為顛奇峯嶂巖環視萬狀  
予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視事屬歲  
穰次息渝劇成簡英傑佳賓間為觀遊望開襟舒孤軒  
豁于前早蓋白鵲瞰臨左右然其四者於郡佳山水  
所得似或未備被圖訪古治西北隅有野

舊址藥圮於是斲榛翦蔓復屋其上前所謂二水  
離合氣象左右擁抱一舉目無毫髮遺處既而命僮  
舉觴接筆為記以新其名為章真亭云蓋不失實也  
明年六月二十三日記

補遺

銘

新建舍利塔銘

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淨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顯顯  
金碧穹穹雖曰外飾俾人內恭斯朝有塔是瞻是崇  
完堅勿隳永為無窮嘉祐三禩素秋之季建者江氏  
銘以為識

徐夫人墓表銘



夫人徐氏故陝西提點刑獄尚書屯田郎中諱泌之  
女母曰汝南縣君葉氏夫人性宜家晚義理歸進士  
吳君穎盡婦道事舅姑以孝終身人不見其懈君以  
文名時先夫人二十五年無祿而亡夫人確誠潔行  
訓覆諸孤嚴整有法治平三年八月三日以疾終享  
年六十八其所備棺衾至寬安之事與屬續之日時  
夫人皆能預言之無一毫差夫人生平慈憫樂施惡  
殺日誦浮屠書待內外親族莫不以義善著于鄉學  
凡交朋友其門則悉力為具隣里急難有不給者輒  
所有以濟雖貧無憾死之日遠近老少涕洟齋諮子  
弟三人組結純孝弟讀書有舉業女二人長適陳

曰次適徐毅並嘗獲鄉老薦詎孤從治命明年十二  
月十六日就所居第之東山徙浮石呂曰吳君之柩  
合葬焉并之婦贈以城郡太君夫人之妣也繼贈天  
水郡太君於夫人為妹也組不憚極遠繇太未來劍  
南西川永銘於并其勤已如此并徐出也於夫人為  
最親不得辭銘曰

天人至性 孝睦介正 新刻藏所

一出治命 明教賢事 文孰可鑒

句銘萬里 是謂子今

先孝禪院真身定光如來寶

敬聖初來似狂去盤踞一日一處首途行坐脫世始



知古佛之先化希有教言能伏安風火大士同慈喧  
衆口為霖救旱身克誠聖應未嘗前所守獨人知恩  
思報見廣殿深堂宜不朽

明果寺證真塔頌

禪師大種智神護摩智步教身千尺臺不使損一毫  
樂天詢法要辨若奔雲濤至今聖骨在白浪滔天高  
壽望頌

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白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  
不即不離克涉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聖  
壽望之說如是如是

記

龍游縣新修舍利塔院記

夫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月加培彼培浚千萬人一  
二入焉將埋築按經界派澗枝稿閱空顛踣吾不識  
其為可也浮屠氏法始漢明帝時入中國熒熒乎魏  
晉煌煌乎宋齊烜赫熾炎乎梁陳周隋之間王公卿  
士上焉而倡導豪賈大姓下焉而服從父提子手不  
釋不歸况詔弟耳不佛不師僨具玉帛懽樂棄施膚  
髮支體無所愛奈州供里養家擊戶跽祈利益怖罪  
苦心誠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趨市然有金璧丹刻  
制擬王者不為之偕炎而涼寒而燠鍾鼓而食不為  
之恭唐高祖念其如是也用傳奕益兵蕃生術武德



中將持斷力行會建成之變禪代已畫於中道明皇  
開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無狀者疑男女二萬人武  
宗聽羅浮道士議會昌五年詔壞寺招提蘭若合四  
萬四千還其人二十六萬宣宗即位憤道士議者戮  
于市數人遂復成樹建策賊兵火五代亂離既涸而  
浮既窒而流既稿而榮既路而興其故何哉源素深  
根素固也國朝四聖垂八十年又日浚而月培之今  
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數後不減於會昌前於乎其  
盛矣乎雖所謂一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太末之地  
有舍利塔院年祀弥遠棟敗梁什邑人江迺厚遷新  
其廢建釋迦殿與其像崇崇就輪奐繁靡因而增

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門曰廊曰官院無慮用四百  
萬錢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訖慶曆四年六月十九  
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為記京地慎東萊書

疏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夫如來法無異同衆生根有利鈍上焉者純一不雜  
下焉者餘二非真太慈則舍實從權頓悟則離凡即  
聖舉黃葉則小兒之啼暫止詢白練則老師之意念  
明古有宗門今傳法要覺師長老機先電掣行企山  
高輟由鷲嶺之禪林來應龜城之使旨門外榜子湖  
之大神力復興堂中示南山之蛇禪魔競伏作大獅



子之吼今正是時認賢主人之勲無或多避

附錄

國史本傳

趙抃字閱道得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識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州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歎變守惧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撤抃攝治抃至從容如平時翰林學士曾公亮未識之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

當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人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宣徽使王拱辰平生不正樞密使王德用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不去居二年請知睦州移梓州益州路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



身帥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或生而不識使者  
拊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召為右司諫  
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拊以文成五利  
鄭普思鄭注為北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拊言其進  
不以道章二十上與之俱罷拊知虔州虔素難治拊  
御之嚴而不苛召戎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比皆喜爭  
盡力嶺外士大夫不幸死多無以為歸拊造舟百艘  
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  
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濟其道里費使之北入為  
侍御史知雜事受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時貫昌朝以故相守魏拊將閱視帑庾昌朝使

未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府者拊曰舍是則列  
郡不服矣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  
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人拊被之督其事請寬之以  
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少寬為治拊向使蜀已有聚  
為妖祀者峻法以繩之及身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拊  
察其亡它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人  
大悅 英宗稱為中和之政 神宗立召知諫院故  
事自成都還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  
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為欲用之何傷及謝帝曰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去幾擢參知政事林威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  
啟聞帝手詔褒者王安石用事林屢斥其不便韓琦  
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  
去林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安石出持  
之愈堅林大悔恨即上書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  
輩騷動天下安石殫辯自用詎天下之公論以為流  
俗違上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  
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  
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  
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  
而得小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懼乞去位拜資

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及境遇風退飛  
墮水而盡熙寧五年加大學士復知成都帝遣中貴  
人召身勞之曰前此未有執政往者能為朕行乎對  
曰陛下有言即去也豈問例哉帝大喜因乞以便宜  
後事即日辭行至部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  
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  
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林有善意相告勿為惡劍州民私作僧  
度牒人或以為謀逆告林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  
輕比或謗其縱逆黨朝廷取其獄闕之皆與法合茂  
州夷剽懼討乞降願殺婢受盟林便易以三牲夷



謹呼聽命再闕歲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拊盡採荒之術生者得食病者療死者塋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帝見其子岷問拊甚厚使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岷奉拊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拊長厚清脩平生不治資業不畜聲伎頗為惻隱濟衆事嫁兄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蓋不可勝數其為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拊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得養氣安心之術將終與岷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 史臣曰

仁宗在宥天下四十二年萬幾之務屬諸輔相如空倉赫臨聽其主宰略無毫髮有心於其間及御史諫官有言隨即罷去得文帝之仁而寬不至於繼致孝宣之治而明不至於察故趙抃唐介得以危言正論日陳於前君臣相須於身為盛林治民忠厚侔古之遺愛介始終一節合古之遺直岷與浙間用雖不究盡能稱其家者

### 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塋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二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



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赫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  
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遠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  
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未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  
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  
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  
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能具為一世所  
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後有不十年而為近  
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  
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  
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  
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

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令植生光逢光裔  
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  
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  
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  
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夫人  
人祖司徒妣袁氏宗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  
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大夫又徐氏  
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  
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  
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  
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



山以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  
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廢未瀆公使  
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  
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  
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徙知秦州海陵  
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故  
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可不已  
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阻不知法士卒謀殺  
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徒  
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言公亮為翰於  
監于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三司中侍御史彈劾不

避權幸京師誦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  
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  
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  
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  
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言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一舉無術且多過失章十  
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  
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沔不稱職皆罷是時邵必  
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  
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



曠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  
梁適適以器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  
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  
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  
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  
吳奎守壽常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  
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  
之寒心待後之賢如備輦無幾今皆劾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  
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  
中外詢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

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  
為杭布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  
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  
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  
餽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  
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  
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驩喜相慰姦吏亦竦  
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  
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  
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  
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



塢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禱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為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可阻今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力虔甯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遺當具舟載之

至者公悉撫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何公曰舍六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募之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欲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  
蜀人有以祭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  
宜特點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惧意公必盡  
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  
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禁誣除轉運使陞辭上  
面諭曰趙生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  
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亦不為諫  
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  
之何傷及謝上謂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  
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  
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曰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

骨鯁敢言久謹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  
達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  
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  
不盡者輒密啟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  
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義命  
協既而司馬先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  
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  
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  
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  
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  
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公素彌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  
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  
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  
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  
五年成都以公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  
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歸及  
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乎上大喜公乞以便宜  
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  
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

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  
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  
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  
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罪法吏以意決之處死  
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  
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鳴王等遙聚境  
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  
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  
至七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  
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



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  
以水貫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  
葬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復徙  
治杭杭是處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  
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  
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  
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膳之費後之且此日已  
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  
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  
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  
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後公游天台

廬焉湯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遊杭始公自  
杭致仕杭人留公不與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  
六歲矣杭人德公逆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  
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曰公諱某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塋蓮華  
山謚曰清獻公娶徐大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  
郡夫人先公十年率子二人長曰屺終杭州於潛縣  
令次即屺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  
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知已女在官為入嫁孤女  
二十餘人居鄉壟具歲月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



新不知其數必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  
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  
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  
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  
薨晨起如平時屹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  
終不知者以為無音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公別邪  
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相者蓋  
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  
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  
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  
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

不可改也要之以志本熱至於治杭誅錮強惡  
效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變有過  
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  
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迨昔孰如有公  
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  
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  
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  
惠晉淋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越州救苗記

曾子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天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留所  
被日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稟於官者幾人溝防  
構築可餽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富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上之之羨粟其籍者其  
幾且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弱不能自給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  
稟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之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日流亡也於流  
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以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出官粟  
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  
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餽民完城四千一百石為  
工三萬八千言其備與錢又與粟并倍之民以息錢  
者告富人糶予之而待糶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  
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  
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特凡死者使  
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



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  
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  
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  
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  
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息人人盡其力公所拊  
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  
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  
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  
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蓄之與夫先  
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  
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也

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  
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  
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三年以大學加太子少保  
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宣弟之實在於  
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求蓄  
記云

記聞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執中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知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遠豫鎮



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閔道  
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趙閔  
道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  
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閔道  
獨傍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  
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閔道治民所至有聲  
在成都杭越尤著

聞見後錄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  
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清獻時同參政事  
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

荆公默然

孝弟里記

過最

孝弟里即衢州西安縣西安鄉之陳莊保也今局取  
孝弟里而名之縣令過最易之也何以易之梓賢也  
里有人為姓趙名抃字閱道慶曆三年以秘書丞倅  
宜州遭繼母長泣血扶柩歸葬縣之盈川鄉立慈保  
與弟抃等廬於墓側盡哀過禮迨於終服予四年冬  
移治此邑五年秋鄉老列狀來稱孝行者百餘輩遂  
錄其實達州長聞諸朝廷最因究焉經得古人之行  
也徐惠謹鄭宗徐知新惟三人爾今又目覩閔道與  
古人參是為邑中之四孝也及訪聞趙氏兄弟性俱



孝而交睦近代鮮與比者宜乎或所居之鄉可標其  
里而志其善且以勵風俗焉後之君子無以子為倣也

高齋詩

蘇子瞻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  
下夢幻去來惟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  
吾曹公年四十一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舉功名富貴  
俱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掛冠而  
去真秋毫坐看猿猴落且網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  
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  
而羨者蓬與蒿我欲羸糧往問道未應舉臂辭靈教

趙孝子傳

孫處

趙抃衢人以進士得官為秘書丞佐宜州中  
湖南為家遠其繼母卒以喪歸既葬與弟拊等廬墓  
以居終喪為子曩在溫識其弟拊者孝女溫睦且自  
道其兄之賢今拊是也予嘗往來江淮間見時所謂  
士大夫麻冠布帶驅犬馬逐群衆嬉然日遊人之門  
笑媚丐請陰氣與商盜爭上下所過州無不有之州  
莫能法者人益幸其喪以自市以拊觀之彼宜若禽  
與獸然拊之為亦古人之常行以行之者故今道其  
為賢焉拊誠能以是心一推其所行拊益可賢也矣  
宜乎縣以孝弟榜其里朝廷特以旌其家蓋所以厲  
風俗也古人吾不得而見安得如拊者而見之哉元



祐二年八月一日

壽榮頌序

楊傑

元豐二年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連章得謝歸于三衢是年冬卜壽榮於先榮國令公北域之側乃自作頌題於壁間後五年公薨天子聞訃震悼輟視朝優錫典以太子少師告下太常考行以七獻易名尚書集議僉以為當朝廷從以謚而古未也公子屺初辭御史又辭大僕丞願就養於南國嘉其世孝詔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以便養志及遭鉅創每視壁間頌則號慕殞絕思刻石以傳傳乃屬傑以序之傑聞患莫大於愛生累首言

死至人無已悟其本不生故其有也無所愛達其求膏滅故將亡也無所畏惟其無愛無畏乃能致其忠極其孝一其誠而冥於道至於不煩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仁智周物應務弥綸皆其餘事也公之頌章首曰吾政也致蓋戴吾君後其乞身之請退而不敢忘其忠也次曰歸此山地蓋言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沒而不敢忘其孝也又曰彼真法身不即不離蓋了覺本原實無生滅一其誠而冥於道也公其至人乎來者觀其頌則知公之所存矣八年冬傑被命與客訪道南游將離京師得公子書至武林乃為序以寄焉十一月



五日述

附宋趙清獻公像贊

氣純剛正志粹公忠端范是企伊周是宗國爾忘家  
勞爾匪躬泥無纖滓和不苟同六行既薦其量尤洪  
一琴一鶴千古清風

公衢人也。兵部侍郎鄭君文樞生於其鄉。夙慕  
公之清貞雅節。自讀書。卒身進士。為監察御史。  
史自監察御史而按察使。自按察使而底。今官冰  
蘖其操。終始不渝。其有得於公者多矣。茲文樞以  
鄉有先宣公祠。乃於京師募公之像。仍徵予贊。俾  
人持歸。奉于其祠。為配。始歆。併契其鄉之後生。小

子之思云。文樞其賢矣哉。

正統六年辛酉夏四月既望。通議大夫行在吏部  
左侍郎蕭山魏驥書。









